

日本惊险推理大师横沟正史作品集

(日)横沟正史 著 常明 译

经
名
师
典

假面的欲望

金田一 短篇 探案集

狙击者的房间 从越南来的士兵 夜之牙 证言 死亡钥匙 莫札特的圈套
忘了唱歌的金丝雀 粉红色的传单 十九岁的天使 暗室 重冈勤杀人事件
优秀的恶魔 考试地狱 危险的副业 水上杀人 尸体的价值 假面的欲望



作者简介

横沟正史，日本著名作家。1902年出生于兵库县神户市，1924年毕业于大阪药专学校。1921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在《新青年》发表处女作《令人恐惧的四月》。1927年任《新青年》总编辑。1932年辞职专事创作。1947年，他创作的惊险推理小说《本阵杀人事件》荣获第一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后不断地创作出以日本当代社会为背景和金田一耕助侦探为主人公的系列惊险推理小说——《八墓村》、《狱门岛》、《恶魔吹着笛子来》、《女王蜂》、《犬神家族》等，在日本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甚至出现多家“金田一探案研究会”。其作品累积发行数达5500万册。同时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并改编为电影、电视，引起巨大轰动；他被奉为是“日本当代惊险推理小说大师”。

1981年，作家与世长辞。



任何臆想的破解都是徒劳的！

日本开创推理的大师江户川乱步曾为日本推理小说下过一个注解：“……颠覆大家已熟知的，有名的圈套。”“……苦心思索如何在颠覆圈套时，另外设一个圈套。”

横沟正史，日本著名作家。1902年出生于兵库县神户市。1947年，他创作的惊险推理小说《本阵杀人事件》荣获第一届日本推理协会奖。后不断地创作出以日本当代社会为背景和金田一耕助侦探为主人公的系列惊险推理小说。其推理小说在风格上充满了设计感的陷阱、圈套。

这套《金田一短篇探案集》收录了横沟正史最具代表性的四十五篇精彩中、短篇推理小说：《再见列车杀人事件》、《八人之死》、《危险的裸体》、《白色的殉教者》……等献给喜爱日本推理小说及横沟正史作品的读者。本探案集收录的短篇推理小说篇篇有看头，等你挖真相！

如果你喜欢金田一耕助，我们给您绝对的金田一耕助！

1	序	
	狙击者的房间	1
30	从越南来的士兵	
	夜之牙	49
76	假面的欲望	
	证言	95
114	重冈勤杀人事件	
	暗室	147
169	死亡钥匙	
	忘了唱歌的金丝雀	191
211	粉红色传单	
	优秀的恶魔	231

目

次

CONTENTS

251	<u>考试地狱</u>	
	<u>危险的副业</u>	271
291	<u>水上杀人</u>	
	<u>莫札特的圈套</u>	316
337	<u>尸体的价值</u>	
	<u>十九岁的天使</u>	361

目次

CONTENTS

金田一短篇探案集 ●

狙击者的房间



1

在国铁京都站下车的观光客，大部分是由北口(鸟丸口)出站，搭乘计程车或巴士进入市区。

因为京都站在市区的南端，而大部分的观光圣地都是在车站的北边。

车站的南边是住宅区，大概名胜古迹不多吧，所以显得很寂静，一点生气也没有，虽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适当，可是车站南边已快变成被人遗忘的地区了。

南侧属于南区，可能是因为热闹的北侧地区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所以最近相继在南区兴建旅馆。

“新古都旅馆”就是其中一家，这家旅馆有八层，共有七百零六间客房。

在京都站下车，从南口(八条口)出去的话比较近，所以很多人走这条路。

四月十六日下午两点左右，有一个四十二岁的男子投宿这家旅馆。

他是三天前从东京打电话来预订房间的客人。

一年前这家旅馆刚落成时，他曾带着妻子来这家旅馆投宿，结果很满意，所以这次希望仍能投宿在上次住过的四二六号房。

刚好四二六号房这段时间没有人投宿，于是就让他订下了十六日到十八日。

这男子是个中等身材，不怎么显眼的男子，这是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戴着一副浅色墨镜，最近戴墨镜来投宿的旅客非常多。

那个男子一句话也不说的在投宿卡上写下姓名和地址，由于早已预订好房间，所以柜台人员向他问道：

“你的同伴随后到吧？”

“明天才会来。”那个男子回答道。

服务生提着那个男子的旅行箱，把那个男子带往预订的房间，那只旅行箱出奇的重，让年轻的服务生有点意外。

进入四二六号房后，那个男子拿出一张千圆的钞票交给服务生，接着，这个男子出现在旅馆八楼的嵯峨野餐厅。

这家餐厅是京都一家很有名料理店的分店，消费额非常高。

那个男子在七点左右进入这家餐厅喝了两瓶啤酒，吃了七千圆的甜不辣，店内的人都记得这个人。因为那天客人不多，他又一直戴着墨镜。

这家旅馆并没有硬性规定投宿期间，有事要外出时，非把钥匙寄放在柜台不可。

因此，那天晚上，那个男子有没有外出，柜台人员就不清楚了。

翌日，十七日，旅馆房间部从上午十时开始打扫房间，由于四二六号房间的门口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所以负责打扫的女清洁工先从其他的房间开始打扫。

纵使到了中午，四二六号房的门口仍然挂着那块牌子。

一点多钟，客户部的职员打电话到四二六号房，并不是担心客人会出意外，因为有一些客人来京都观光后，会在旅馆睡一天觉，客户部职员之所以打电话到四二六号房，是想问客人什么时候可以打扫。

电话铃声响了很久都没有人接听，客房部的职员以为客人外出去了。

挂着“请勿打扰”牌子外出，若说是奇怪的话倒还不至于，因为有些客人讨厌别人偷看房间，索性挂出“请勿打扰”的牌子



作为挡箭牌。

客房部的女职员只向柜台报告，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处理。

那天下午七点多钟，有人从东京打电话到柜台，是女人的声音。

“请帮我叫投宿贵旅馆的中西先生听电话。”

“中西正已先生吗？”

柜台人员一面看着投宿卡，一面问道，除了这个客人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客人是姓中西的。

“是的，请你立刻叫他听电话。”对方很焦急的说道。

柜台人员试着广播四二六号房的客人，可是不见客人来接听电话。

“他好像不在。”

“好奇怪呀！他叫我在七点打电话给他，能不能麻烦你去他的房间看看？”

“他既然没有来接听电话，我想他外出了。”

“他有严重的高血压，我有点不放心，如果他外出，倒还让人放心，可是……好歹请你去看看，好吗？”对方恳切的拜托着。

柜台人员拿着备用的钥匙搭乘电梯前往四二六号房，以前曾有一个客人心脏麻痹，幸好发现得早，才挽回一条命，没有发生意外。

四二六号房间口，依然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

柜台人员为了小心起见，想伸手按门铃时，突然从房内传出男人的喊叫声：“救命呀！”

柜台人员连忙一面用力敲着房门，一面大叫道：“先生！先生！”

可是房内又一下子恢复一片宁静，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柜台人员苍白着脸，用备用的钥匙打开房门冲进房内。

首先映入眼底的是倒在地板上的男子，身上穿着睡衣裤。柜台人员一面问道：“要不要紧？”一面扶起那个男子。可是那男子的脸色早已气色全无，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2

首先赶到的是救护车。

两个救护人员量了男子的脉搏，再把耳朵贴在心脏部位，这两者都停止跳动，虽然连忙送到附近的医院，可是医生只是摇头。

接着是京都警局的两个刑警前来这家旅馆。

二十五岁的有田刑警好像很爱困般连连打哈欠，由于他有外遇，妻子跟他谈判到天亮，所以频频打哈欠。

年轻的单身汉矢代刑警刚好相反，显得神采奕奕，精神抖擞。

两个刑警被柜台人员带到四二六号房。

“已经查出死因了吗？”有田一面环视着这间双人套房，一面问道。

“医生来电话说，那个客人死于心脏麻痹。”柜台人员回答道。

矢代说道：“即使是病死的，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呀！”

“如果不是命案，不是很好吗？”

有田有点生气的说罢，并用手指揉着眼睛。

如果今天能提早下班的话，他想再跟妻子好好谈一下，不管是妻子或是有田，都不想闹到分手的地步，如果有田表现出诚意，妻子应该会回心转意，问题是为了追查案件，他没有这份心情。



有田发现窗户打开着。

“你进来时，这扇窗户就开着了吗？”他向柜台人员问道。

“是的。”

“冷气开得这么强，应该很少有客人打开窗户吧？”

“是的，不过还是有客人会打开窗子，理由是外面的空气比较新鲜。”

“没有阳台，打开窗子很危险呀！”

“发生火灾时，不打开窗子反而会有危险。”

在有田跟柜台人员交谈之际，矢代提起角落里的旅行箱。

“这只旅行箱好重呀！”矢代忍不住大叫起来。

“服务生也说这只旅行箱出奇的重，让他大吃一惊。”柜台人员说道。

“要不要打开来看看？”

矢代好像对这只旅行箱产生兴趣，把箱子放在桌子后，打开箱盖。

翻看化妆用品和换洗衣服的矢代突然大叫出来：

“有田兄，里面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矢代拿起一包五十公分长的袋子向有田说道：

“你知道这里面装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里面装满了砂子，难怪这只旅行箱会这么重。”

矢代打开袋口，往桌子倒，果真如他所言，袋内掉出来的砂子在桌上堆成堆。

“只是一般的砂子吗？”

“是的。”

“这种袋子好像是袜子。”

“是滑雪用的长筒袜子，一共有四袋，每袋都装满了砂子。”

矢代从旅行箱内拿出其余的四袋摆在桌上。

有田揉着眼睛看着砂袋，当他正为夫妻吵架感到苦恼时，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些砂袋上。

此时有田显露出来的是刑警的眼神。

有田拿起装满砂子的袋子，觉得很重，接着把桌上的砂子放在手掌上，砂子从手指间滑下去。

“为什么死者要把这种东西装进旅行箱里面？”

“我会在小说上看到——”

年轻的矢代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又好像有点得意的眼神看着有田。

“看到什么？”

“有一个男子把砂子装进袜子当凶器使用，把人活活打死。”

“之后，凶手把砂子倒掉，凶器就消失不见了？”

“有田兄，你也看过那篇小说吗？”

“就算没有看，想也想得出来。”有田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的说道。

“你怎么啦？”

“我认为那种想法不对。”

“为什么不对？”

“如果当凶器使用，没有必要带了五袋，何况死者来这家旅馆投宿时，袜子已装满砂子，因为服务生提那只旅行箱时，感觉到那只旅行箱出奇的重，更何况如果真的想当凶器使用，没有必要那么费事的装好提进旅馆，只要在使用时，装满砂子就可以。”

“如果的确如你所说的，那么死者何以要把这种东西放进旅行箱呢？”

矢代以挑战的眼神向有田提出疑问。他的想法那么轻易就被



有田驳倒，让他感到有点没面子。

“我也不知道呀！”

有田很不客气的说罢，向守在门口的柜台人员问道：

“通知死者的家属了吗？”

“我们想通知，可是投宿卡上的电话号码——”

“不对吗？”

“是的。”

“这种情形常有吗？”

“偶尔。”

“听说有女人打电话找他？”

“是的。是年轻女人的声音，她说客人要她在七点的时候打电话给他。由于客人没有接听电话，让她感到很担心，因为客人患有高血压，所以要我去看看。”

“于是你去看，结果发现他已经死了？”

“是的，当我来到房门前面时，从房内传出喊救命的声音，我连忙用备用的钥匙打开门一看，客人已倒在地板上。”

“喊叫声？”

“他不会是被杀吧？”

矢代眼睛亮出光彩看着有田。

“因为他喊救命？”

“是的。”

“可是突感到痛苦，也会喊救命呀！客人叫什么名字？”

“中西正己。”

柜台人员把投宿卡交给有田。

地址是东京中野区，由电话号码是假的来看，姓名和地址也可能是假的。

“客人身穿睡衣裤倒在地板上？”

“是的。”

“这么一来，他的上衣一定放在衣橱里面。”

有田这么说罢，矢代连忙打开衣橱里面，拿出一件夹克来。

从右口袋拿出一只皮包和一只香烟，又从左口袋内找到一具小型的双筒望远镜。

虽然是小型的，但很精巧，倍率也很高。

3

“这个客人有偷窥狂吗？”矢代这么说道。

有田默默打开窗子，使用双筒望远镜环视着外面的景色。

七、八十公尺远的京都车站突然近在眼前。

站在新干线月台上等候列车进站的旅客，他们的脸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有田忽然觉得设在京都车站大楼三楼的新干线月台跟这家旅馆的四楼是同一高度。

“下行的‘光号’列车已进站。”有田一面看着京都车站，一面说道。

“查查皮包内有没有身份证？”

“皮包内只有十万圆和一本记事本，记事本是便宜的记事本，连一个字也没有写，不，写了一些数字，要不要念一遍？”

“好，你念一遍。”

“一八二九、一八四一、一八五二、一九〇五、一九一七、一九二九、一九四一、一九五三，看起来好像是什么时刻表。”

“大概是新干线的时刻表。”

矢代叫柜台人员把列车时刻表拿来，打开新干线的那一页来看。

“果然如你所说的，是新干线的时刻表。”



“是不是下行列车的时刻表?”

“完全正确!就如你所说的,是下行‘光号’列车抵达京都站的时刻表。”

“你来这里看。”

有田把矢代叫到窗边。

矢代拿起双筒望远镜看着京都车站“可以看到新干线月台的正面。”

“近的是下行线的月台。”

“看起来,人们好像在玻璃水槽中。”

“水槽中?你也真会形容。”有田微笑着说道。

新干线月台镶了一面高约两公尺的玻璃,不知是否因为玻璃的颜色,或是因为透过玻璃的关系,在月台上的旅客就像在水槽中。

有田的笑容马上就消失了。

“客人特别希望投宿这房间。”

有田向柜台人员这么问时,眼神变得很严厉。

“是的。客人希望投宿在一年前跟妻子一起住过的这间四二六号房。”

柜台人员一直没有化解掉迷惑的表情,因为有旅客在旅馆内自杀,报章杂志必然会大肆报导,他似乎在担心这次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报导。

“你怎么想?”有田再度看着京都车站,一面向矢代问道。

“我想有那种可能——”

“真的吗?”

有田又看到一列下行的“光号”列车亮着黄色灯光开进月台。

4

回到京都警局的有田向上司井上警报告事件的大致情形。

井上很用心倾听着。

“你有什么看法？难道你也认为有那种可能？”井上问道。

“我对那五只装满砂子的袜子觉得很有意思。”

“哪里有意思？”

“一袋重八九五公克。”

“这有什么关系？”

“五袋的重量等于美国一种有名狙击枪枝的重量，我认为死者极有可能把枪枝分散放在旅行箱里面。”

“你是这么想吗？”井上一脸紧张的说道：“死者是为了狙击京都站月台上的某个人才投宿新古都旅馆四二六号房？”

“高度相同，距离也只有七、八十公尺远，虽然月台镶有一面玻璃，但不是防弹玻璃，如果使用望远镜瞄准仪，我想狙击的可能性非常大。”

“可是旅行箱内并没有枪枝，只有五袋装满砂子的砂袋，何况若真如你所说的，死者应该带有被狙击者的照片，可是并没有找到，这不是很奇怪吗？”

“死者告诉柜台人员，说他的同伴随后就到，或许他的同伴带来枪枝也说不定，在狙击前，为了不让警察盘查时发现枪枝，才没有把枪枝交给死者，我想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那么死者为什么要把跟枪枝同等重量的砂袋，放在旅行箱里面带来旅馆呢？”

“我想到如下几个理由：一是狙击后，必然把枪枝放进旅行箱带离旅馆，如果旅行箱变轻，令人疑窦，因此才带来同等重量



的砂袋，以便离去时，可以保持同样的重量；二是狙击手都是心思细密，略带神经质的，纵使不带枪枝，也带同等重量的旅行箱，不然的话，也说不定会感到不安。”

“没有被狙击者的照片该作何解释呢？你不会认为是随后赶来的人带来交给他的吧？”

“我不那么认为，纵使他身上带着一张照片也不碍事，更不会被逮捕，因此我想他要狙击的人若不是他认识的人，就是大家都认识的人。”

“那么死者是在下手狙击前，因心脏病发作才突然死去的了——”

“可是什么？”

“或许死者是被杀害也说不定。”

“可是，有田君，医生说他是死于心脏麻痹吧？”

“医生只说好像而已，这要等解剖报告出来才知道。”

“说得也是。”

“还有，柜台人员说他在房门听到从房内传出喊救命的声音，我不认为心脏麻痹死去的人会在临死前发出那么大的喊叫声。”

“我也这么想，好歹死者的身份是一大关键。”

“你想中西正已这个名字是假的吗？”

“我想十之八九是假的。”

“假若如你所说的，有必要跟警视厅比对指纹。”

“我已经把死者的指纹交给警视厅了。”

“很好。刚才尊夫人来电，说你如果还认她是你的太太，就打电话给她，你就立刻打电话给尊夫人吧！”

“知道啦！”

“我希望你们夫妇俩早日合好如初。”

“谢谢。”